

乡村志·卷五

是是非非

贺享雍 著



一场场利益博弈深刻改变着乡村政治生态

村官难当 好村官更难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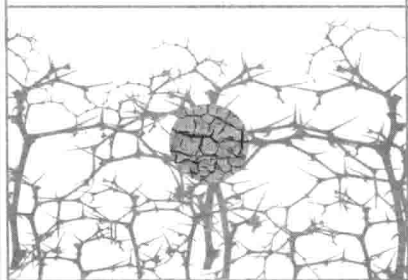
谁是谁非，各人心头都有一把秤

四川文艺出版社

乡村志·卷五

是是非非

贺享雍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志卷五·是是非非 / 贺享雍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11-3917-8

I. ①乡…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778 号

SHISHIFEIFEI

是是非非

贺享雍 著

责任编辑 李淑云
责任校对 王 冉 韩 华 舒晓利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917-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乡村社会政治生态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贺家湾村民没钱修路，村主任贺端阳让村民砍伐集体林子卖树集资，乡政府想挪用上级拨给贺家湾村的修路款不成后，组织“执法队”来村里处罚毁林事件；为避免村民遭到罚款，贺端阳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木材商人来帮忙摆平；砍树的事虽然摆平了，但贺家湾村的林子却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中，贺端阳又不得不向政府寻求保护，最后的结局却使人欲哭无泪……

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当代中国农村中乡与村、村与民、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变化和复杂的矛盾纠葛，尤其是对转型时期乡村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做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具有黑色幽默似的喜剧风格，一个接一个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故事让人捧腹却难以笑出声来。小说还对招商引资、听证、官商勾结等当前社会的敏感问题，做了深刻细腻的描写，是一部难得的观察和了解当下中国乡村的优秀作品。

第一章	开 会	1
第二章	新 政	8
第三章	争 取	15
第四章	领 导	20
第五章	解 谜	28
第六章	曙 光	37
第七章	打 击	48
第八章	问 计	54
第九章	赞 助	59
第十章	邂 逅	65
第十一章	村 民	72
第十二章	听 证	77
第十三章	果 园	83
第十四章	点 子	89
第十五章	老 板	94
第十六章	酒 宴	99
第十七章	视 察	104

第十八章	慰 问	112
第十九章	真 相	117
第二十章	要 钱	121
第二十一章	表 演	126
第二十二章	斗 智	132
第二十三章	冲 撞	139
第二十四章	受 斥	145
第二十五章	停 职	151
第二十六章	交 心	157
第二十七章	路 障	163
第二十八章	调 查	169
第二十九章	执 法	175
第三十章	动 真	181
第三十一章	交 易	187
第三十二章	天 堂	193
第三十三章	送 钱	198
第三十四章	进 攻	204

第三十五章	较 量	210
第三十六章	械 斗	217
第三十七章	和 解	224
第三十八章	客 至	231
第三十九章	内 讧	237
第四十章	魔 头	243
第四十一章	劫 难	249
第四十二章	绝 地	256
第四十三章	突 围	263
第四十四章	尾 声	268

第一章 开会



贺家湾人刚刚把小春粮食种子撒播在地里，乡上管组织的张委员和挂包贺家湾工作的乡政府办事员薛干事，就要来村里召开村民大会。头天下午，张委员就给贺家湾村的支部书记、主任贺端阳打来电话，告诉他第二天开会的事。贺端阳问：“领导，开啥子会？”张委员说：“贯彻县上开展乡村环境整治工作的会！”贺端阳一听，便和张委员开玩笑说：“去年开展的是村民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今年又开展乡村环境整治工作，县上一年换一个中心工作呀？”张委员说：“这就是陈书记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真抓实干，你还不知道？一年一个中心工作，才有创新！”贺端阳等张委员话完，便笑着说：“晓得猴子掰苞谷的故事吗？猴子掰苞谷，掰一颗丢一颗，把满地的苞谷都掰完了，手里还是只有一颗！”张委员有些不高兴了，说：“贺支书，看来你的认识还有问题！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开了多少次村民大会，有多少人参加；又开了多少次村民小组会，又有多少人参加；还有写了多少条标语；有多少条制度上墙；成没成立领导小组；表扬了多少好人好事；清理了多少吨垃圾；人民群众受到了什么教育；等等，都是要考核的！”贺端阳听出张委员的话里有了批评的意味，便说：“好的，领导，我马上去发通知！”说完，便去开了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明天上午开村民大会的事。

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张委员和薛干事才来到贺家湾。这时贺家湾村小学外面的操场上，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村民，村文书兼会计贺劲松已经带着村委会成员贺贤明、贺荣等，在操场中间用学生的课桌，搭了一个临时主席台。张委员一见村委会成员都在会场候着了，便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对大家一边抱拳打躬，

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来迟了！”说完这话又马上补了一句，“你们贺家湾的这条路太不好走了！”贺端阳和贺劲松听了张委员的话，忙说：“不迟，不迟，领导事情多，晚点没有关系！”说完也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刚到不久！”

说完这话，贺端阳就对张委员问：“马上开会吗？”张委员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前些日子一连下了几天霏霏秋雨，操场上的土还没干，一些坑洼地还积得有雨水，张委员便看见很多人都挤在那棵老黄葛树的树根上，抱着腿坐着。老葛树是贺家湾的风水树，已经有了五六百年历史，冠盖如伞，遮住了大半个操场。去年，县交通局通过县林业局，想用“保护性移栽”的名义，把这棵黄葛树挖到自己新建的办公楼前面栽起来，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在贺家湾人齐心协力的保护下，黄葛树才免遭劫难。现在，从重重叠叠的枝叶中筛下来的片片阳光，落到村民的脸上和身上，像贴的膏药一样，黑白分明，颇有一点喜剧效果。也有人似乎想等散会后还下地干会儿活，还带着锄头，这时就将锄把横在外面的湿地上，眼睛半眯半睁，身子在锄把上半蹲半坐，慢悠悠地抽着烟，十分悠闲和享受的样子。当阳的墙脚下也坐着一些人，他们屁股下垫着一块不知从哪里搬来的石头，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说着闲话。一个老头眯缝着眼睛，正被阳光晒得有滋有味，突然“哎哟”一声叫起来，手就反过去伸到衣领里掏，也不知掏什么东西。掏了半天没掏出来，干脆解了上身的衣扣，将衣服翻过来在里面找。旁边一个女人就问：“世财老辈子身上还有虱子？”老头说：“你身上才有虱子！”女人又问：“那你找啥子？”老头说：“龟儿子瓦虱子，眯到眯到瞌睡就从房子上落一个在我颈项里，刺得老子颈项火辣辣地痛！”说完又对女人说：“你帮我看看，颈项是不是红了？”女人没朝老头的脖子看，眼睛却朝头顶的屋瓦上看了一下，突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的个妈呀，你们看那瓦片上爬着好多瓦虱子，吓死个人了，哪个还敢在这里坐？”一边说，一边急忙将屁股下的石头挪离了墙脚。一些人见她挪，也都如临大敌地将自己屁股下的石头挪离墙脚。

张委员的目光将稀稀落落的人群扫视一遍后，见大约只有一百多人的样子，并且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脸便有些沉下来，做了严肃状对贺端阳问：“贺家湾村一千四五百村民，怎么只来了这点人？”贺端阳也朝人群看了看，说：“一千四五百人，包括小孩子。”张委员说：“就是除了小孩子，也不应该只有这点人嘛！”说完不等贺端阳答话，又马上说：“再催催，喊他们快点！”贺端阳听了这话，立即对贺劲松说：“再打开广播催催，喊他们快点！”贺劲松听了，立刻又跑

到楼上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打开广播又催了一遍。回来时，左手拿着一只麦克风和一圈电线，右手提了一只大喇叭，走到场子中央，将手里的东西都放临时主席台的桌子上，这才转身对贺端阳问：“刚才忘记了架喇叭，现在架不架？”贺端阳没答，目光却看着张委员。张委员又朝会场看了两眼，才说：“这么点人，架啥喇叭？算了，喊他们坐拢来一点就是！”

贺劲松听了这话，就转身朝众人拍了几下手，然后叫道：“大家注意了，摆龙门阵的莫摆了，晒太阳的也莫晒了，有细娃儿的人把细娃儿带好，不要让他们乱跑乱动和‘虻拉子’叫唤，大家往中间靠，早点开了会好早点回去哈！”喊了半天，有人往会场中间挪了一下位子，有的人屁股却像生了根，一动也没有动。贺劲松也就不再喊了。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见有人朝会场来，下面有人像是不耐烦地叫了起来，说：“开不开哟，不开我们就回去了哟！”“就是，娃儿要放学了，再不开我们要回去煮午饭了！”贺端阳看见，又对张委员说：“人都出去打工了，该来的都来了，没来的都是来不了的人。”说完觉得不妥，便又建议道：“要不，我们边开边等。”张委员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就下指示说：“那就开吧！”

贺端阳听了这话便咳了一声，说：“大家不要说话了，世财老辈子把衣服扣好，不要再找了，那瓦虱子肯定被你捏死了！大家都注意了！今天乡上张委员和薛干事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贺家湾村指导工作，首先我代表村委会一班人和全体党员同志及村民，表示衷心地感谢！我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委员做重要指示！”说毕，将两只手举到头顶拍了两下。下面村民有来得及的，也跟着举起手来，接着贺端阳的掌声“啪啪”地鼓了几下，来不及的只咧着嘴，象征性地抬了一下胳膊肘儿。在这有一下没一下的掌声中，张委员和薛干事都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朝大家弯了一下腰。然后张委员清了清喉咙，才说道：“哪有那么多重要指示？我今天和小薛来，主要是来跟大家传达县上《关于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的！下面，我们就欢迎薛干事跟我们原文传达县上的文件！”

说完，张委员带头将手抬起，“啪啪”地鼓了几下。贺端阳、贺劲松、贺荣等村委会成员，也马上鼓了起来，其他村民一见，和刚才一样，有鼓掌的，也有没鼓的，却十分好奇地瞧着薛干事。那薛干事脸上红红的，挂着几分不好意思的微笑，站起来对众人鞠了一躬，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红头文件来，用了十分庄重严肃的口吻，开始一字一句念了起来：“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文件，×委发××年第××号《关于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场上众

人一听，顿时清风雅静，默然无声，只瞪着诧异的目光望着薛干事。原来薛干事不是本地人，他操的是纯粹的京腔，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像中央电视台的罗京在播新闻联播一样，让大家都惊住了。那薛干事似乎从众人的肃静中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也便愈加努力，更认真地、更严肃地往下念了下去。可下面众人的新鲜感却是稍纵即逝，很快便又“嗡嗡嚶嚶”起来，像是蜜蜂乱了营一般。薛干事虽然感到有些失望，却还是努力坚持着把文件念完了。

薛干事念完文件，也没人鼓掌，过了好一会儿，贺端阳才像明白过来似的，对众人号召说：“大家欢迎！”众人这才知道文件念完了，果然鼓起掌来。掌声停后，贺端阳又对众人说：“大家再欢迎张委员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众人听了这话，一边互相交头接耳地摆着龙门阵，一边举起手来，心不在焉地拍了两下。张委员站了起来，目光从村民身上扫了过去，似乎是想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众人果然又静了下来，回头看着张委员。张委员见大家不说话了，满意起来，这才收回目光，说：“乡党委、乡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将党委委员和乡上主要干部，派到各村去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非常及时的重要的！这说明乡党委、乡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要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呢？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嘛，家园要美好嘛，村容要整洁嘛，环境要干净嘛！环境美不美，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党中央做出了要城乡一体化的决定，什么叫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要怎么样，我们农村也要怎么样！你们看看城市的街道有多么整洁！所以环境治理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说到这里，张委员挥了一下手，像是说累了似的停了一下，然后才接着说：“你们贺家湾村，前年年底贺支书‘一肩挑’不久，把贺世普老校长请回来，成立了贺家湾退休返乡老人协会，开展了一次环境整治，搞得很好嘛！当时马书记还准备来村里召开现场会呢！可现在你们看看，房前屋后，又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所以不搞环境整治怎么能行呢？这可是今冬明春的一项重要任务呢，县上要组织明察暗访，大家可要注意，要以实际行动将贺家湾建设成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呢……”

张委员正讲得津津有味，忽然从下面“嗡嗡嚶嚶”声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大声叫喊：“讲那些做啥子？房前屋后再臭，也是臭我们，臭不到你们乡上当官的！我只问你们，你们当干部的说话算不算话？”贺端阳朝那女人看去，见是贺桂花，正要让她别打岔时，那贺桂花却像是又气又恨、连珠炮似的叫嚷开了：“姑奶奶那

天去挑水，稀泥烂垮的，在路上摔了一跤，两只水桶‘哐当哐当’地滚到下面的乱石坪坪里，把桶板子摔坏了好几匹，人也一屁股墩儿坐在了烂泥里，现在屁股还在痛……”

话没说完，旁边郑中平和贺桂花开起了玩笑，笑嘻嘻地说道：“那表嫂儿身上的鼓（股）摔破没有？”贺桂花立即回头瞪了郑中平道：“你妈的鼓才摔破了，不信回去看，那鼓中间还有条破缝呢！”众人听了这话一阵哄笑。贺桂花接着又回头叫道：“贺家湾的干部死到哪里去了，啊？说了几十年的修路修路，修了他妈的啥子路？周围团转的村，哪个村没有通水泥路？西瓜不抓，却要捡啥子芝麻……”

一听贺桂花这话，又有一个人接着她的话说了起来：“就是，那天我去接娃儿，也摔了好几个扑爬。我摔死了不要紧，娃儿才是出林的笋子，要是摔得有好有歹的怎么办？”这人说完，许多人都朝贺端阳喊了起来：“就是呀，我们村啥时修路？”

贺端阳知道有人故意“烧野火”了，一看朝他叫喊的人大多是大房的，便知道大房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想借此机会，在上级领导面前出他的洋相。原来，除开郑家境外，这贺家湾的村民虽是同一个祖宗下来的，可大房和小房一直在明争暗斗。大集体时是郑锋当支部书记，两房矛盾还不很明显。可土地下了户后，小房的贺世海接替郑锋做了村支书，不久又把小房的贺国华提起来做了村主任，又培养和小房走得近的四房贺劲松入了党，做了村文书兼会计。因此，大房的人认为小房的人把贺家湾的家当完了，心里很不服气。后来，大房的贺世忠借助城里亲戚的关系，利用县上开展农村党建工作的机会，把贺世海弄下台，自己取而代之。这样，贺家湾村的两个主要干部，大房、小房各有了一个，力量基本保持了平衡。可贺世忠没干几年，又被贺世海的侄儿贺兴成和二哥贺世风给告了下去。但这一次，接替贺世忠的却不是小房的人，而是大房的贺春乾。贺春乾上任后，又向乡上举荐让同样是大房的贺国藩接替了贺国华村主任的职务。这样，贺家湾村的最高权力又都落在了大房人的手里，让小房人心里又不服气起来。大约是受这种不服气的影响，贺端阳从县上职业中学一回来，便参与角逐村里的权力，和贺国藩竞争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在和贺国藩角逐中，贺桂花的哥哥贺良毅、贺良礼等在贺春乾的指使下，出面唱黑脸，坚决不让贺端阳做村主任，两人成了死对头。贺良毅曾经借口贺端阳借了他的钱没还，动手打过贺端阳，贺端阳后来抓住贺良毅睡贺广全老婆“貂蝉”的事，借贺广全的手，又将贺良毅打得在床上躺了

好几个月。这些事虽然过去了，可是贺端阳知道，今天贺良毅没来开会，现在贺桂花跳出来，明显是发泄不满，想要闹会场了。因此便黑了脸回道：“公路没修要修嘛，着啥子急？”

可是贺桂花似乎并不满意贺端阳的回答，一边挥手，一边继续咄咄逼人地叫道：“修？啥时候修，啊？这话都说老了，八字还没有一撇！想当官的时候，说得尿花水流，又是承诺，又是表态，白纸黑字还写到墙上，说啥子要改善交通条件，要把村上的路都修成水泥路，胸膛拍得当当的，可当上官以后就忘了！早晓得那×嘴巴连姑奶奶屙尿这里都不如，姑奶奶那张选票拿来擦了屁股沟子，也不得投给哪个！”说到这里，突然话锋一转，冲着张委员、薛干事道：“乡上领导你们说说，当干部的该不该说话算数？我们挖泥盘土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走路不再摔屁股墩儿就行了……”贺桂花话还没完，更多大房人像是等不及了，也都跟在贺桂花后面，七嘴八舌地追问：“对，贺支书准备啥时修路？”还有一些人像是赶热闹似的，还举起了手臂整齐地喊：“修路！修路！”

贺端阳一见这个样子，知道大房人想让自己今天下不了台，便胸脯一挺，冲着这些人吼道：“吵啥吵？又不是猪儿市场，吵就吵得垮了？”说完不等他们再叫，又马上拍了一下胸膛，说：“大家放心，我贺端阳说话算话，不放空炮，公路一定要修！”贺端阳以为自己这话一说，那些叫喊的人就会闭口了，可没想到他们还是紧盯着贺端阳喊：“啥时动工？你定个时间！”贺端阳强忍住心里的怒气，冲那些人道：“饭要一口口地吃，路要一步步地走，我知道啥时间动工？”说完又补了一句，“动工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些人一见，又呈现出不满的神色来，正要再喊，却听见张委员大声说：“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了！你们这条路，乡上也是知道的，去年贺支书已经和交通局达成一个协议，交通局拿钱给你们修路，你们把这棵黄葛树让他们挖走，是你们自己不答应嘛……”众人还没等他说完，就冲张委员喊了起来：“你这是啥话？凭啥我们要拿黄葛树跟他换？”张委员一听，有些不好回答了，便说：“不换也就罢了，既然贺支书刚才已经表了态，路肯定是会修的！”众人还是顶撞张委员说：“我们也晓得要修，可要等到哪个时候？”张委员等众人声音小了一些后，才替贺端阳解围说：“全乡的通村公路没有硬化的，只有你们村和板桥村了，乡党委和乡政府都十分关心！大家放心，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关系，努力向上面争取资金，争取早日把你们这条路修通，再不让你们把好鼓摔成破鼓了……”这一说，下面

就传来了哧哧的笑声。张委员抓住这个机会，突然挥了一下手，大声宣布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下来后村上好好组织落实就行了，散会！”众人一听，便呼啦一声散开了。

人走得差不多了，贺劲松、贺贤明、贺荣才过来搬桌子和板凳。这儿张委员对贺端阳说：“对不起，贺书记，我没有征得你同意，就宣布散会了，也没有让你再讲话。我担心再开下去，那些人会继续对你发难，影响你的威信，不如散了！”贺端阳愤愤地说：“刁民，都是刁民！我上任就开会动员大家集资修路，可他们这儿不生肌，那儿不告口，给我下蹩脚棋，说白了就是想走好路，又不愿意出钱！没有钱我怎么修路？”张委员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看来老弟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得努力呀！”不等贺端阳回答，又补了一句，“不过老弟也不要着急，办法总是会有的！”贺端阳说：“那还要请领导多支持！”张委员拍着贺端阳的肩膀，说：“老弟放心，我是什么样的人，老弟又不是不晓得！”

说完，张委员便要回乡上去。贺端阳听了十分惊诧，说：“怎么，领导连饭也不吃，看不起我们贺家湾？”张委员说：“乱说，我怎么看不起贺家湾了？我来的时候就和小薛说好了，我开完会就要回乡上，他留下来和你衔接一下工作！”说完回头对小薛干事问：“是不是这样，小薛？你好好和贺支书衔接衔接，多向他学习！”薛干事听了，在一旁只笑而不答。贺端阳见这样，知道张委员一定是有私事要办，因此便说：“那好，既然领导还有重要的事情，我也就不强留了，等以后有了机会，我到乡上来给领导补课！”说完就让张委员走了，自己带着薛干事往家里走去。



第二章

新政

贺端阳带着薛干事，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向薛干事说：“对不起，薛领导，今天你没讲话！”薛干事是去年才通过“公考”考到乡政府的大学生，一张胖胖的圆脸庞，一只挺拔的鼻子，两张厚厚的嘴唇，一对招风耳，蓄着小平头，头发茬子又粗又黑，直直地向上立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很可爱的样子。他听了贺端阳的话，说：“我是来向贺支书学习的，幸好没让我讲话，真要我讲，我还不知道讲什么呢？”贺端阳说：“薛领导太谦虚了，堂堂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口成章，怎么会没有讲的？”薛干事说：“贺支书不要叫我领导，我是什么领导？贺支书你才是领导呢！”贺端阳说：“怎么不是领导？宰相衙门七品官，乡政府来的，大小都是我们的领导呢！”

说着，贺端阳目光突然落到薛干事脸上，话锋一转，看着他说：“年初乡上才决定杨副乡长挂包我们村，这才半年多，怎么突然换成你了？”薛干事听了这话，也一下警惕起来，看着贺端阳问：“怎么，贺支书是嫌我没有工作经验？”贺端阳急忙说：“哪里，哪里，薛领导多心了！我的意思是说，杨副乡长是不是要提拔了？”

薛干事这才说：“提拔什么？马书记现在调整了全县的工作思路，贺支书还不知道么？”贺端阳说：“马书记怎么突然调整了工作思路？有一段时间没召集我们开会了，我们还不晓得马书记的葫芦里卖的啥子药呢？薛领导要是晓得马书记的葫芦里装了些啥药，何不先向我们透露透露？”薛干事想了一下说：“其实也没什么，主要就是现在全县的工作重点，转到跑钱争项、招商引资上来，这是压倒一

切的中心任务、政治任务……”

听到这里，贺端阳“哦”了一声，说：“啥叫跑钱争项？”薛干事说：“就是‘跑部钱进’呀！也就是向上面争取资金和项目呀！马书记说，有了项目就有了资金，有了资金就好办事！现在国家不向农民收农业税了，乡政府只靠上面那点转移资金，连维持基本的运转都不够，还谈什么发展？马书记还说，我们乡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争取到国家的项目资金，没有外面的老板进来投资，因此才落后！所以马书记做了一条规定，要乡政府的干部，人人都必须成为招商员！从这一季度起，乡干部每人先交1万元的风险金，一个季度，每个干部必须向乡党委、乡政府至少提供一条可靠的招商信息！提供不出来的，就从风险金中扣2500元，提供出来又招商成功的奖5000元！”说到这里，薛干事就看着贺端阳接着往下说：“贺支书要是有什么招商信息，可要告诉我呢……”

贺端阳听到这里，心里紧了一下，没等薛干事继续往下说，就急急地对薛干事问：“没给村上下紧箍咒吧？”薛干事说：“暂时还没听说，不过我想，马书记也一定会给村上下任务的。因为县上也是给他们下了紧箍咒的！我听见办公室王主任说，他们正在重新制定年度考核目标，其中村上‘目标责任’一章中，就用‘招商引资’‘跑钱争项’的指标替代了原来的‘农业税费征收’内容，考核分值的比重也相当高，占到了全年工作的70%。这显然是马书记的意思！你想，都把‘招商引资’‘跑钱争项’纳入目标考核了，还不会给你们下紧箍咒吗？”

贺端阳一听，头发都立起来了，不觉说道：“我的妈呀，这是要把我们基层干部往死里逼了！我们一个穿草鞋、转田坎的，在外面鬼都认不到一个，到哪儿去招商和跑钱争项？这样做，我倒还愿意收农业税费呢！”

薛干事说：“乡上成立了招商引资组，马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是谢乡长，组员有劳动社会保障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完成县上下达给我们乡的招商引资任务，争取上级项目资金等等。马书记自己立了军令状，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年度目标考核时每差1分，他自觉地拿出100元受罚，其他组员每差1分扣工资50元。”贺端阳听后隔了一会儿才说：“哟，看来马书记这次是裁缝的脑壳——当真了！”

薛干事又说：“除了招商引资是重中之重外，全乡还有五项中心工作……”贺端阳忙道：“哪五项？”薛干事说：“第一项，计生综治工作。成立综治组，组长是向副书记，副组长是乡武装部程部长；成立计生组，组长是王副乡长，副组长是

乡计生办黄主任。这两个组的组员有统计所、综治办、水利站、计生办的全体工作人员。任务主要是抓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推进文明创建活动，年内无集体上访闹事和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确保农村稳定。全面完成全年计划生育任务，特别是要完成社会抚养费收取，全年100万元，完不成的也要受罚。第二是财税企业的工作，成立财税企业组，组长张委员，副组长是财政所余所长，组员是财政所全体工作人员。任务除了正常的财政税收和抓好全乡财政综合平衡预、决算工作，确保职工工资及时发放外，还要完成税费老欠、债务老欠、房屋租金、自来水初装费、企业管理费等收取80万元，完成私人土地房屋转让交易契税15万元以上。第三是城建土管的工作，成立城建土管组，组长杨副乡长，组员土管所全体工作人员。任务是抓好土地管理和审批工作，做好新村规划建设，完成县考核小城镇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完成经济指标30万元。第四是林业工作，成立林业组，组长是纪检刘委员，副组长是乡林业站汪站长，任务是完成林业罚款收入、林业规费、公益林管护费等经济指标30万元，其次才是搞好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森林防火等工作。第五是机关后勤工作，成立了机关后勤组，组长是米副乡长，副组长是党政办王主任，组员是党政办全体工作人员。任务是保证乡党委、政府与上下各方的联络畅通，搞好公文的传阅、催办和转办，起草党委、政府文件，重要的是做好上级来客的接待安排，保证让领导满意，完成经济指标5万元……”

贺端阳听得“啧啧”咂舌，没等薛干事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道：“这也要完成多少经济指标，那也要完成多少收入，乡政府成收钱的机构了。办公室怎么来完成5万元的任務，难道今后盖公章也要收钱了？”薛干事说：“这我就知道了，反正马书记是这样规定的！”贺端阳问：“那农业呢，农业这一块谁来当组长？”薛干事说：“农业这一块没有成立什么组，也没有谁做组长，不过马书记还是有新举措！”贺端阳听了这话又忙问：“有啥新举措，是不是也要我们村上给乡上交多少钱？”

薛干事说：“那倒不是。马书记把全乡九个村，分成了三个层次。陈家坝、龙会、汤家、周家沟这四个村为第一个层次的村，称作重点村。张家湾、李寨梁、黄龙洞这三个村为第二层次的村，称作一般重点村。你们贺家湾和桥板村为第三层次，称作非重点村……”听到这里，贺端阳眼睛又瞪大了，对薛干事问：“马书记这是啥意思？”薛干事说：“贺支书还没听明白？重点村就是今后乡上要重点关